

## 第十二個傳統

「匿名是我們傳統中的精神基礎，不斷提醒我們把原則置於個人操守之上。」

匿名在精神上的含義是犧牲。因為AA的十二個傳統都再三地要求我們為共同的福利而犧牲個人的慾望，我們就明白犧牲的精神——以匿名為妥當的象徵——是所有傳統中的基礎。AA已表現出的意願做出這些犧牲，使人人對我們的前途擁有高度的信心。

但是，最初匿名的原則並非由信心而滋生的，反而是由早期的恐懼而衍生的產物。我們那些原先的隱姓埋名的組別都是秘密的結社，新進者只有經由我們信任的極少數朋友才能找到我們。只要稍稍地暗示到宣揚，即使這為我們的工作宣揚，都令我們震驚。雖然我們已經不再喝酒了，但我們還以為必須躲避大眾的疑惑和鄙視。

在一九三九年，當所謂的「大書本」出版時，我們稱它為「戒酒匿名會」。在前言中有以下這具有揭露性的聲名：「有一點重要的，就是我們是保持匿名性質的，因為我們目前的人數太少，恐怕無法處理本書出版後所引起的眾多人士的求援。我們大多數人日常都有自己的職業或從事某項專業，在上述情況下，恐怕會應接不暇而不能做好職業上的工作。」從這些字裡行

間，很容易看出我們害怕眾多的新進者很可能使我們無法保持匿名的狀況。

在AA組別漸漸增多的同時，對匿名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有時候一位酒癮患者的驚人康復使我們那麼高興，以致我們會談論他個案中的一些隱私和悲慘的方面，而這一切本來該是他的輔導者一個人才知道的，難怪冤枉的受害者聲言有人失信於他。當諸如此類的故事成為AA以外的話題時，我們保證匿名的許諾便嚴重地失去信用，不少次人因此掉頭離我們而去。很顯然的，必須保守每一個人的姓名和故事的秘密，根據他自己的願望而定。對於實際運用匿名的原則而言，這是我們的第一個教訓。

然而，我們的一些新進者很典型的缺乏自我克制的能力，對保守秘密，他們一點都不在乎，反而想要在公眾場所中大聲地把AA傳播出來，而且真的這樣做。剛剛停止喝酒的一些酒癮患者，心情急切神采奕奕，他們會使勁地抓住凡是願意傾聽的人，把自己的經歷講個沒停。別人急著要引起媒體注意，向眾人公開。有時候他們又喝個酩酊大醉，因而讓他們所屬的組別感到很沒面子。這樣的人從AA的會員轉變成AA的炫耀者。

這種對比現象真令我們思考。我們正視的問題是：「一個AA成員究竟該保持甚麼程度的匿名？」很顯然，我們團體已得到的增長使我們無法當作秘密的結社，且一樣的，我們也不能讓AA當成像是一個鄉下的雜耍康樂隊。只有藉以漫長的時間，我們才能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

劃出一條安全的路線。

一般來講，新進者平常想立刻讓他的家人知道自己正在試著做些甚麼。他也會想告訴那些曾試過幫助他的人，譬如他的醫生、精神導師和要好的朋友等。在他漸漸地獲得信心時，他覺得向僱主和事業的夥伴解釋他新的生活方式沒有不對。當有機會提供幫助時，他發覺可以很自由地跟幾乎任何人談及 A A。這些恬靜的揭露有助於使他不再害怕酒癮患者的污名，並且讓他在自己的社區裡傳佈 A A 的存在。許多新來的男人和女人是由於這種談話而加入 A A 的。嚴格說起來，這種傳達訊息的方式並不符合匿名的表面意義，但卻符合匿名的精神。

後來，很明顯的是，口耳相傳的方式太受限制，需要為我們的工作本身而宣揚。每一個 A A 組別必須儘快地提供幫助給最多的那些苦於絕望中的酒癮患者。因此，許多組別開始舉行公開式的聚會，邀請凡是有興趣的朋友和大眾來參加，好讓一般人親眼看看 A A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些聚會所引起的反應是一種富於溫暖的贊成。組別很快就開始收到邀請，要求 A A 成員出席在市立的組織、宗教團體和醫學會發表演講。只要在這種場合中保持匿名，而且給予出席的記者警告不可以使用名字或拍照片，結果是良好的。

然後，我們試探性的初遇大型媒體的注意，這些經驗真令人吃驚。克利夫蘭市的「平心日報」登了一些有關我們的報導，結果，那城市內的會員人數在一夕之間，從幾個人升高達數

百個人。有關洛克斐樂先生為 A A 舉行的宴會的報導，讓我們總共的會員人數在一年內增多一倍。傑克·亞力山大登載於「星期六晚報」的著名文章，使得 A A 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知名機構。諸如此類的稱讚，致使我們更有機會獲得大眾的讚譽。別的報紙和雜誌也想要刊登有關 A A 的報導，電影公司想為我們拍攝，電台和最後也有電視，紛紛要求我們上節目。我們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當這個極度贊成的潮流湧入時，我們明白到，這能讓我們得到難以預測的好處，或是造成巨大的傷害，一切都有看我們如何處理這些機會。我們簡直不敢讓一些成員以自稱為代表 A A 的救世主，去向公眾展現自己。我們對宣傳的本性有可能招致我們的毀滅。只要有一個成員公開地喝醉，或受引誘為自己的目標而使用 A A 的名字，可能永遠無法挽回所造成的損害。在這個層次上（新聞、電台、影視和電視界），唯一可行的答案是保持匿名——百分之百的匿名。在這種情況之下，必須把原則置於個人之上，毫無例外。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保持匿名就是真正的謙虛。匿名是一種精神生活上的特質，在每一件事情上，它已成為 A A 的基本生活法則。在匿名的精神所激勵之下，我們以 A A 成員而言，試著在酒癮患者的同伴中以及在大眾的面前，放棄個人對榮譽的天生慾望。當我們撇開這些人性上的渴望時，我們相信每一個人就好像是參與編織一種安全網來保護我們整個團體，在它之

下，我們能和睦地成長和一起工作。

我們確信，謙虛——以匿名為表達的方式——是保護AA的最好保障。